

The Bund, Find My Methodology After Burning The Fantasy, Han Jian, Issue 655, 2015 Aug, P84-85

外滩画报



aaajiao徐文恺：烧掉幻想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论

文：韩见 图：梅丽莎 录音整理：张膺 编辑：鲁毅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最爆发的时代，个体体验比以前更重要，但是这种体验如何转化为学术上的语汇是艺术家绝对不需要做的工作。我有时候会觉得，你如果过于聪明地去学这个体系，对作品真诚度会产生影响，不大符合我的价值观。”

aaajiao徐文恺住在武康路巴金故居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三十年代建造的洋房，如今和原法租界的大部分民居一样，被数户人家分割。他租的这一间虽然不大，但相较之下是条件最好的了，有阳台、大窗，煤卫独用。他的创作中，靠脑子和计算机的部分，基本是在这间房间里完成的。尽管不时有邻里关系要处理，他还是愿意待在这儿并且已经待了6年，“住其他房子都不如老洋房有趣”。这一片恰好也是夜跑人群聚集区，他从去年开始加入其中，已累计跑了四百多公里。“我发现，周围跑步和泡酒吧的是同一群人，轮班似的，不是在跑步，就是在喝酒。”

今年对aaajiao来说是非常忙碌的一

年，1月Leo Xu Projects个展，3月香港巴塞尔艺术展，4月泰康空间在武汉的美术馆合作项目，5月纽约Frieze艺术博览会，6月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ZKM）新媒体群展……到8月，2016年的项目也已经基本排满了。

在成为备受媒体关注的新媒体艺术家之前，aaajiao做过最出名的事情是创办了中国一个联合办公空间与创意协作社区的集合体“新单位”。2012年底，“新单位”发展到拥有三个空间，但这是一桩很不稳定的生意。“只要有一个房间换租客，空一个月，一年就赔了，利润其实就那一个月的租金。”赔掉了两套房子之后，他在2013年把项目叫停了。“作为一个学计算机的人，也算是圆了互

联网的梦想。每个年轻人都从in house到另一个in house的过程中，总有那点乌托邦小幻想的，我们最终把幻想烧掉了。”

也是同一年，通过个展《屏幕一代》（与团队成员刘晓光、张弢、谭硕欣和许聪共同完成），aaajiao从个人经验和能力出发，找到了艺术上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也是碰到了好时机，大家突然觉得这个事情对了，终于认可了。”他把之前那六七年看作是学习的过程，有过各种尝试，甚至是商业上的尝试，也凭着年轻的冲动做了一些现在看来不那么艺术的作品。他觉得自己现在进入了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现在想法上是充裕的，困难的反而是实现它，包括找工厂制作和展览方面的沟通。但是我相信瓶颈肯定会有，到时候就看你的工作习惯是不是可以支撑你度过这个阶段。”

B=《外滩画报》

X=aaajiao徐文恺

B：“新单位”之后，你还想过做什么乌托邦的事情吗？

X：不想了，我现在只做有绝对资源的事情。“屏幕一代”之前的我的身份是很多样化的，大家的认识是你也做艺术，但

还做别的。那一年我其实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K11 Art Foundation一整年的公共教育，其实是把整个上海的圈子理顺了，大家清楚你在干嘛、你有什么能力，到年底我自己再做一个个展，其他事基本上就不做了。现在就是做作品，慢慢地有很多美术馆的项目，时间挺满的。加上现在创业跟传销似的，看当年的一些朋友真的已经变成骗子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复杂的。你知道他有想法，但是现实所迫，只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更王八蛋的人才能生存，就会觉得放弃反而是对的。如果新单位现在还活着，我们肯定是最大的骗子之一，因为我们很善于去包装所谓的初创企业，你肯定会把这个服务变成赚钱的方式。

B：艺术圈呢，骗子多吗？

X：我觉得其实还好，看你怎么想。我觉得艺术家熬过第一个五年才能叫艺术家，五年之后还有展览做，还有新的作品出现，你才算是在这个行业里的。对我来说得要做到快十年你才慢慢知道你到底在干嘛，才有资格跟好一点的画廊合作，才能接触到好的博览会。第一个五年和第一个十年是非常重要的，过了之后都不叫骗子。但如果死在中间的，那可能都是骗子（笑）。包括媒体和相关从业者，甚至画廊工作人员，你专不专业，要看你在这个行业到底做了多少工作，因为它变化不大。如果只做了两年就开始抱怨这个东西无聊，或者受不了这个环境，那证明你不适合。艺术是一个相对古老的行业，日常工作方式是很老的，但又处在媒体极大发展的消费的时代里，其实是很尴尬的。实际上是需要沉得住气，也要保持作为人的好状态才得到。

B：通过戒烟和锻炼保持好状态？

X：对。做新单位到后来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非常不好，所以开始戒烟，一戒烟胖了二十斤。我虽然现在还是胖，但是已经瘦了二十斤了。跑步之后变化更大。第一是体力好很多，我现在去布展，比很多师傅体力都要好，但以前我是站不住的，两三个小时就累得不行了。而且气色和注意力都因为运动有所改善。我们也算是被跑步挽救的一代，我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在跑步。最有意思的是现在去外地旅游，一定会带着跑步的装备。于是承认村上春树确实聪明，



策展人李振华的文章合集，虽然他除了策展文以外写得不多，但思考的角度和方法还是蛮独特的

25岁就明白跑步的重要性，我晚了五年才明白运动是那么重要。我觉得大部分和我差不多大的艺术家早晚都得跑，但是我们开玩笑说咱就40医院见吧，要不就是老年病，要不就是运动伤。

B：你作为一个非艺术系出身的艺术家，你对艺术史是什么态度呢？

X：刚开始我们挺反感的，因为真的不是那个体系出来的，为什么非得被要求放进那个话语里，才取得价值？我现在也还是持保留态度。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很开放式的，只要想联系，水

远有联系。我只能说我不会特别去用艺术史来思考我的作品，这是我比较拒绝的，这个工作应该交给做评论的人来做。如果他觉得有联系就去联系，如果他联系不到，而是基于给出一个新的可能性，也说明我们是一种存在。而且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最爆发的时代，个体体验比以前更重要，但是这种体验如何转化为学术上的语汇是艺术家绝对不需要做的工作。我有时候会觉得，你如果过于聪明地去学这个体系，对作品真诚度会产生影响，不大符合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艺术家熬过第一个五年才能叫艺术家，第一个五年和第一个十年是非常重要的，过了之后都不叫骗子。但如果死在中间的，那可能都是骗子。”



上图
利用磁悬浮技术完成的作品《有限的无限风景》的一部分，3D打印的一小块地貌雕塑



下图
很久以前在陕西路上的一个玩具店买的铁皮玩具，那家店现在已经没有了。最近在家里断舍离，送了很多东西给朋友的小孩，这个恰好留下了